

简明中国哲学

郭齐勇

主编

欧阳祯人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简明中国哲学

Jianming Zhongguo Zhexue

郭齐勇 主编
欧阳祯人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中国哲学/郭齐勇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04-028110-1

I. 简 … II. 郭 … III. 哲学—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234 号

策划编辑 千咏昕 责任编辑 陈 晨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张 岚 责任校对 俞声佳 责任印制 张泽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 - 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咨询电话	400 - 810 - 0598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机	010 - 58581000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畅想教育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刷	三河市春园印装有限公司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880 × 1230 1/32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7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0000	定 价	12.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8110 - 00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起源	1
第一节 八卦	2
第二节 五行	3
第三节 阴阳	6
第四节 太极	9
第二章 原始儒学的真精神	13
第一节 天命论	13
第二节 人性论	16
第三节 仁学的意涵	19
第四节 仁政学说	23
第五节 人格修养论	25
第三章 老子、庄子与道家的自然之趣	28
第一节 “道”论	28
第二节 辩证法和认识论	31
第三节 社会政治论	34
第四节 人生价值论	36
第五节 人生修养论	40
第四章 墨子的兼爱情怀与公孙龙子的名辩逻辑	45
第一节 “兼爱”、“非攻”与“尚同”、“尚贤”	46
第二节 “天志”、“明鬼”与“节葬”、“非命”	51
第三节 “三表法”	55
第四节 “白马”论与“坚白”论	57
第五章 《孙子兵法》与《易传》的辩证思维	60
第一节 《孙子兵法》、《易传》中的二元思维方式	62
第二节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维	65

第三节	《易传》中的辩证思维	69
第四节	《孙子兵法》和《易传》辩证思维的异同及其 意义与局限	72
第六章	韩非集法家之大成	76
第一节	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	76
第二节	循名实而定是非 因参验而审言辞	78
第三节	不相容之事不两立	80
第四节	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	81
第五节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84
第七章	两汉大一统时代的哲学	89
第一节	以“无为”为“有为”：汉初“黄老”思想与 《淮南子》	89
第二节	董仲舒的“大一统”哲学	92
第三节	《盐铁论》中“贤良文学”和“御史大夫”的 争论	96
第四节	扬雄、王充对谶纬的批判	98
第八章	魏晋时期的玄学	102
第一节	从“清议”到“清谈”	103
第二节	贵无论	105
第三节	圣人体无与言意之辩	107
第四节	名教与自然	110
第五节	崇有论	112
第九章	慧能与汉唐佛教的演变	114
第一节	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	114
第二节	慧能与禅宗哲学	117
第十章	中国道教的智慧	128
第一节	中国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128
第二节	道教的境界论	130
第三节	道教的工夫论	135
第十一章	张载及其哲学思想	145

第一节	张载生平及其著述	145
第二节	“太虚即气”与“一物两体”	148
第三节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150
第四节	“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	152
第五节	“天人合一”与“民胞物与”	155
第十二章	朱熹与理学的发展高峰	158
第一节	理气论	158
第二节	心性论	162
第三节	中和说	165
第四节	格物致知	168
第十三章	王守仁与心学的崛起风行	172
第一节	心即理	172
第二节	知行合一	175
第三节	致良知	177
第四节	无善无恶	180
第十四章	黄宗羲、王夫之与古典哲学的批判总结	184
第一节	“公天下”的政治论	186
第二节	崇实黜虚的哲学论	190
第三节	继往开来的历史观	196
第十五章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转型	201
第一节	学习西方的先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201
第二节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对进化论的引进	203
第三节	维新之梦——康有为的“三世说”和“大同”理想	206
第四节	“冲决网罗之学”——谭嗣同的“仁学”思想	209
第五节	有新民然后有新国家——梁启超的“新民说”	211
后记	215

第一章 中国古代理学思想的起源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而且也一贯具有爱智慧的传统。传说中首创居室的有巢氏、发明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始作八卦并驯化动物而兴起畜牧业的伏羲氏、遍尝百草而开启农耕传统的神农氏、成就百物以为万民财用的黄帝等圣王，作为华夏初民的代表人物，其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在从自然生存状态逐步进入文化生存状态的漫长史前过程中，对于自然、社会乃至人本身的天才的思想认识。

古代经籍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韩非子·五蠹》说，上古时代，人民很少而禽兽虫蛇很多，人民无法抵御禽兽虫蛇，于是就有一位伟大的人物构造巢穴让人民居住，以躲避禽兽虫蛇的危害，人民非常爱戴这位伟人，就推举他为天下的君王，号称他为“有巢氏”。那时人民的食物都是生冷的果实和小动物的血肉，这些既不卫生又难消化的食物使很多人患病，于是又有一位伟大的人物发明了敲击燧石取火的方法，使人民可以将食物煮熟来吃，人民同样非常爱戴这位伟人，也推举他为天下的君王，号称他为“燧人氏”。《周易·系辞》说，当伏羲氏做天下的君王时，他上观天文，下察地理，并且考究飞禽走兽和花草树木的外形与性质，还从自身的体验获得启发，由此创造了八卦，通过八卦去把握宇宙间的深奥道理和天下事物的情形。《史记·补三皇本纪》说，以往人们捕获猎物，都统统宰杀掉，伏羲氏开始将猎物驯伏饲养起来，以备需要的时候食用，正是由于他能驯伏猎物，所以被称为“伏羲氏”。《新语·道基》说，在神农氏以前，民众一直都是吃喝动物的血肉，神农氏感到这种饮食习惯难以滋养人身，于是就另外寻找食物来源，他遍尝各种植物的果实，分清了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最终确定五谷最为养人，就将种植五谷的方法教给了民众。《国语·鲁语》说，黄帝能够给予天下所有的物品

以恰当的名称,使民众能够辨认并进而利用这些物品。所有这些记载反映出,那些被人民所尊敬的圣王,实际上乃是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的身心特性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深入体察、从而利用自然条件创制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人文设施的文化英雄,是华夏初民智慧的集中体现和人格化身。

第一节 八 卦

如果说,由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和黄帝的传说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基本上还局限于特殊、具体的实物范围的话,那么,伏羲画卦的传说则无疑具有了相当深邃的哲学意义。相传伏羲之时,有龙马从黄河中浮现,其身载有图文,伏羲受此启发而画八卦。所谓“八卦”,就是八个由“—”(称作“连”)、“-”(称作“断”)的不同配合所构成的三画图形符号,其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而这八种物象作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根本要素,又依各自的性状统领并支配无限丰富的同类事物。这样,八卦就以非常宏大的类型思维方法和相当抽象的具象形式,构建了一个以简驭繁的宇宙生成系统模式。而将宇宙万物概括为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象,实质上也蕴涵着本体论观念的萌芽,或者说是从纷繁的现象事物的感知趋向一元的抽象本体的玄思的过渡环节。

八卦思维的哲学意义,不止于构建了宇宙生成系统模式并蕴涵着本体论观念的萌芽,而且还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方法。从整体方面看,八卦的各卦并非互不关涉的独立系统,而是具有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例如:“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构成相对关系;“乾”(☰)、“巽”(☴)、“艮”(☶)、“离”(☲)、“坤”(☷)、“震”(☳)、“兑”(☱)构成递变关系;而“坎”(☵)、“离”(☲)则补足了“乾”、“坤”变化的其余可能性,对于整个系统构成周严关系;八卦之间在齐变互补的联系中又构成周而复始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对于宇宙万物既矛盾

又联系、既对立又统一及其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认识。应该说明，这里列举的八卦所蕴涵的各种关系，只是从不同角度对于八卦系统的梳理，并不是对先天八卦图的排列次序的描述。

再从个体方面看，除了“乾”、“坤”两卦分别为三“—”和三“--”构成的同形符号之外，其余各卦均由“—”、“--”以不同比例和不同地位配合而成。由此表明两极之间的万事万物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并且具有向着自身的对立面转化的潜势。而“乾”、“坤”的特殊性则表明，这两卦所代表的物象并非与其余各卦所代表的事物处在同等地位，而是其余各卦所代表的事物的本原。这就蕴涵了将构成宇宙万物的八种根本要素进一步提炼为两大要素的思想，从而为后来形成的包含了“乾”、“坤”体性的太极一元本体观奠定了基础。

当然，伏羲画卦毕竟只是传说，八卦系统究竟何时形成，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从大约公元前 11 世纪的西周初期便已基本形成的《周易》经文来看，这部以八卦为基础的经典，通过将八卦的三画图形符号以自重和互重（重卦）方式发展为六画图形符号（六爻），进而演变为六十四卦系统，这必然需要经历漫长岁月的实践过程和智思积累。因此，八卦观念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相当古老的哲学观念，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源头之一。

第二节 五 行

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另一源头，就是五行观念。据《尚书·周书·洪范》记载，周武王战胜商纣王之后，将商朝的贤臣箕子带回镐京，向他咨询治理天下的道理。箕子对武王陈述了九条根本大法，第一条便是“五行”：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从现有文献来看，箕子这段话首次阐明了五行的内涵（水、火、木、金、土）、作用（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穡）和性质（咸、苦、酸、辛、甘）。他还追述了五行的来历及其重要性。据他说，古时候曾经发生大洪水，鲧采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扰乱了五行的本性，致使天地的秩序都被破坏，上帝因此非常愤怒，于是不把九条根本大法赐予人间，从而导致社会伦常败坏，鲧也因此遭受极刑。禹接续鲧治理洪水，顺从了五行的本性，所以地平天成，上帝便将九条根本大法赐给了人间，社会伦常也就井然有序了。

箕子这段话不仅突出了五行在宇宙间的重要地位，而且表明五行观念早在大约公元前 21 世纪的虞夏之际便已存在。箕子的说法在文献中可以找到证明。《尚书·夏书·甘誓》记载禹的儿子启在征伐有扈氏时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意思是说扈氏对五行采取轻蔑态度，所以上帝要使其灭绝。虽然启并未说明五行的内涵，但从他把五行提到与天命续绝相关的高度来看，此所谓“五行”当是其父禹在治水平土的伟大实践中所认识到的水、火、木、金、土这五种宇宙的根本要素。另外，《尚书·虞书·大禹谟》还记载禹曾向帝舜进言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此所谓“水、火、金、木、土、谷”，并称“六府”，而“六府”就包含了五行，这也证明在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后期，大致就是箕子所追述的时代，五行观念就已经在酝酿和形成之中。如果进一步爬搜古籍，甚至还可将五行观念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如《史记·历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这就将五行观念的发生确定在三皇之末与五帝之初了。当然，传说记载并不能尽信，但无论如何，五行观念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观念。

五行观念与八卦观念相似，也是以几种典型实体的性质来概括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性质。也就是说，形态上纷繁复杂的事物，在本质上都不外是由水、火、木、金、土这五种基本要素按不同比例的配置而构成，这当然也是一种宇宙生成论的思想模式。而将纷繁复杂的事物性质概括成五种基本要素，也就为从表现为“多”的现象界上

升到归结为“一”的本体界架设了一道思想的桥梁。

也与八卦观念相似，五行观念同样包涵着丰富的辩证思想，这主要表现为对于五行生化、克制、反侮、互藏诸种关系的认识。

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五行之间依次存在着生化、滋养、扶助、促进的关系，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生者为“母”，故木为火之“母”，火为土之“母”，土为金之“母”，金为水之“母”，水为木之“母”。被生者为“子”，故火为木之“子”，土为火之“子”，金为土之“子”，水为金之“子”，木为水之“子”。五行之间这种比邻生化的关系称作“比相生”。“比相生”是一定不变的。

也是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五行之间每隔一行便存在着克制、约束、压抑、阻碍的关系，即：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金克木，水克火。克者为“主”，故木为土之“主”，火为金之“主”，土为水之“主”，金为木之“主”，水为火之“主”。被克者为“客”，故土为木之“客”，金为火之“客”，水为土之“客”，木为金之“客”，火为水之“客”。五行之间这种隔行克制的关系称作“间相克”。“间相克”却非一定不变的。如果“客”强“主”弱，则“客”可反侮“主”，如土强木弱，土可反侮木；金强火弱，金可反侮火，等等。

除了生化、克制、反侮关系，五行之间还存在着包容涵化、不可分割的互藏关系。从直观现象来看：草木燃烧生灰，是木中藏土；钻木生火，是木中藏火。热气升腾冷凝，是火中藏水。土气氤氲蒸发、燧石相敲生火、火山爆发、岩浆喷薄，是土中藏火。金属撞击生火，是金中藏火。酒能燃烧，是水中藏火；积雪化沙，是水中藏土。如此等等表明，性质各异、生克乘侮的五行，同时又是彼此兼容、互藏互化的。而无论生化、克制还是互藏，都表明五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整体系统；反侮则表明这一系统不仅具有一般正常状态，在一定条件下，还具有特殊反常状态。所有这些，将宇宙之中万事万物之间以及一事物内部诸方面之间的关系相当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来。

当然，五行观念的内涵并非从它形成之时起就如此丰富，不过，将五行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并将性质各异的五行视为

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系统的思想，则在《洪范》中便已显露端倪。此后，五行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新发展，出现了史伯的“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和实生物”说（《国语·郑语》），晏婴的“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的“相成相济”说（《左传·昭公二十年》），邹衍的“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的“五德终始”说（《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邹衍说）。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一书更是将五行与人体的五脏六腑以及五色、五味、五方、五季等相配合。所有这些，遂使五行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一个观察自然、社会、政治、历史乃至人本身的观念模式。

第三节 阴 阳

原始的八卦、五行均为实体，其性质表现为纯一或杂多。如乾（天）、坤（地）二卦分别由三“—”和三“--”构成，具有纯一性；其他坎（水）、离（火）、震（雷）、巽（风）、艮（山）、兑（泽）各卦则由“—”、“--”按不同比例、不同地位配合而成，具有杂多性。又如木、火、土、金、水各行乃是纯一的，但各行互藏则又蕴涵了杂多性。因此，原始的八卦、五行观念对于事物及其性质的把握便仍然是直观的；且要么是纯一性的，要么是杂多性的。而无论是以若干实体来涵括万事万物，还是将万事万物的性质认作纯一或杂多，都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哲学抽象。只有在超越实体直观并认识到事物之间以及事物本身的矛盾统一性的阴阳观念形成之后，才实现了对于原始的八卦、五行观念的哲学的突破。

阴阳观念的发生，应该也是初民对主客观物象长久体察的结果。诸如日光照物呈现的明暗两面，日月出没伴随的白昼黑夜，天气变化引起的晴明雨晦，四季嬗代产生的寒来暑往，时令冷暖导致的植物枯荣，等等，所有这些两两相对的物象，应该都是阴阳观念发生的“远取诸物”的动因。而男女两性的相对，则当是阴阳观念发生的一个“近取诸身”的来源。至于阴阳观念的萌芽，应该也是非常古

老的。事实上，八卦中的“--”、“—”符号，就是表示的阴阳两端，故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说：“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只不过从传说中的伏羲画卦（八卦）直到周文王重卦（六十四卦）乃至《易经》成书的漫长历史岁月中，“--”、“—”符号都被配合使用来构成各种卦象，并未独立使用，这反映出其时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也就只能达到或纯一或杂多的水平，而尚未上升到阴阳两端矛盾统一的高度抽象程度。

在现今可见的文献中，最先出现“阴阳”一词，大概是在《诗经·大雅·公刘》当中。此诗记述周部族的英雄祖先公刘率领族人迁至豳地之后，“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据《诗小序》记载，《公刘》一诗是召康公为告诫刚刚即位的周成王而作，其时当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不过，此处所谓“阴阳”，尚指“日景”、“寒暖”等自然物象和性质，还没有被抽象为“天地之气”。

最早对阴阳范畴作出具有哲学意义表述的，是西周末年的周太史伯阳甫。据《国语·周语》记载，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镐京附近的泾、渭、洛三川发生地震，岐山崩塌，伯阳甫于是预言道，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天气（阳）和地气（阴）都是有一定秩序的；如果这种秩序紊乱，那么人民也就会作乱了。地震正是天（阳）地（阴）之气紊乱的结果，天气（阳）被地气（阴）压伏在下，而地气（阴）由于压伏天气（阳），以至也不能升腾，这就导致地震。现在三川发生地震，就是本应在上的天气（阳）反被本应在下的地气（阴）所压伏的结果。而天气（阳）被压伏在下，无法正常舒展，就会淤塞山川的源头；山川的源头被淤塞了，水就不能畅流，土也无所滋润，人民必将缺乏生活资源；人民既缺乏生活资源，国家怎能不灭亡呢？

这是说，宇宙之间充盈周流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具有一定的秩序，不可紊乱；如果紊乱，就会导致自然灾害，进而还会影响到民生和国运。这就不仅以阴阳的矛盾运动解释了自然现象，而且还联系到社会政治问题，赋予阴阳范畴以关涉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意义。从伯阳甫在这段论述中运用阴阳范畴所达到的理论水平看，

他显然不是如此运用这对范畴的第一人。可以推想，在他之前，阴阳范畴的运用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将阴阳范畴的形成设定在西周中前期，当非无稽之谈。

到春秋时期，阴阳已被视为“天地之大理”（《管子·四时》）。而战国时期的《易传》则始将阴阳与易理联系起来，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的命题，这就从三画构成的八卦系统以及六画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中，将“--”、“—”符号抽象出来，表征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本性质，从而实现了八卦—六十四卦思维的哲学提升；作为占筮之书的《易经》也就转变成了一部哲学经典。

阴阳观念包涵着对于事物的对立、联系、统一诸性质的认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以及一事物的组成部分，无论表现得如何纷繁复杂，都可归纳为阴阳两端；诸如刚柔、虚实、润燥、曲直、寒热、大小、多少、上下、广狭、正隅、偏全、消长、始终、开阖、翕辟、动静、往复、顺逆、迟速、盈亏、流止、枯荣、常变、损益、奇正、表里、主从、雌雄、健顺、贵贱，等等，所有这些正相反对、彼此摩荡的事物性质，都可分别统属于阴阳。因此，宇宙就是一种二分对立的存有；或者说，二分对立乃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

但是，认识到宇宙是一种二分对立的存有，这只是阴阳观念的起点。从阐发阴阳之道的《易传》来看，通过对宇宙的二分对立性的认识而达到对其联系性乃至统一性的把握，才是阴阳观念的归宿。毋宁说，《易传》在论述事物的阴阳关系时，更为强调的倒是阴阳双方的联系、渗透、协调和贯通。例如，在阐释天（乾）地（坤）、山（艮）泽（兑）、雷（震）风（巽）、水（坎）火（离）这四组相互对立的卦义时，《易传·说卦》指出：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这就不仅将一般认为在性质上相互悬隔、对立甚至冲突的事物贯通起来，而且认识到恰恰是这种对立面的联系，才具有化生万物的神妙功能。《易传》中关于对立面相互联系的论说还有很多，诸如“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易传·咸·彖辞》），“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易传·泰·彖辞》），“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易传·否·彖辞》），“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易传·归妹·彖辞》）。这些论说都阐明了具有二分对立性的事物（如刚柔、天地、上下等等）之感应、交通的重大意义（如化生万物、统一意志、组成国邦等等）。这一思想在《易传·睽·彖辞》中表现得最为明白，其曰：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这就表明，正是由于天地悬隔，才共同形成四季气象，促使万物生长；正是由于男女异性，才发生相互吸引并婚恋生育；正是由于万物各异，才构成多元和谐的生态环境。因此，正是由于相反相悖，才具有相济相成的作用。

《易传》还进而阐发了由无数二分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事物所构成的宇宙的统一性，这就由阴阳观念进一步上升到了太极本体观。

第四节 太 极

“太极”一名，始见于《易传》。《易传·系辞》曰：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本体——宇宙论观念模式。首先，太极囊

括了阴阳(两仪)、四象、八卦(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及其《无极而太极图》中还进一步囊括了五行)等性体,成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终极本原。这一点,结合《先天太极图》,可以得到具体说明。《先天太极图》以一个圆形表示太极;太极圆中以一条“S”线分出黑白两边,表示阴阳;黑白两边的凸出部分又各含一小圆,黑边小圆为白,白边小圆为黑,分别表示少阳和少阴,此少阳和少阴与阳(或称“老阳”)、阴(或称“老阴”)构成为四象,以象春夏秋冬四时;太极圆复按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分成八等份,按顺时针方向,从东北、正东、东南、正南依此安排震、离、兑、乾四卦,表示阳生于震而盛于乾,从西南、正西、西北、正北依此安排巽、坎、艮、坤四卦,表示阴生于巽而盛于坤,至于白边凸入巽、坎、艮各卦方位以及黑边凸入震、离、兑各卦方位,则分别表示阳、阴盛极而消的趋势。由《先天太极图》可见,无论是八卦、四象还是阴阳,都寓居于太极之中;这就表明,太极乃是一切具有能生性的性体之归属,从而也就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原。

将太极作为一切性体之归属乃至万事万物的本原,这只是太极本体观基于自形下向形上收摄的进路所得出的认识;而基于自形上向形下展开的进路,太极却又是散殊而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朱熹曾揭示太极的这一意蕴:

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所谓“物物有一太极”,当然也就逻辑地蕴涵了万事万物均禀具阴阳、四象、八卦诸性体的意思。这种即一即多、即本即末、即体即用、即整体即个别的太极本体观,无疑是一种高度辩证的本体观。

其次,从生成的角度看,太极又是宇宙的初始母体。由太极衍生阴阳、四象、八卦,进而由禀具太极本体以及阴阳、四象等能生性

体的八卦决定具体事物的生灭成毁，由此成就广大悉备的宇宙万有。这就是《易传》所表述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宇宙生成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及其《无极而太极图》，对于《易传》这一宇宙生成论作了非常简明而精当的阐释，而且他还将无极、五行整合到这一理论系统中，从而成为对于中国古老哲学思维成果的一次具有创造性历史总结。《太极图说》写道：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周敦颐这段话的意思，可以梳理为以下七个层次：其一，无极、太极原为本体之一体两面；其二，太极生阴阳；其三，阴阳生五行四时；其四，无极—太极并阴阳、五行生乾坤；其五，乾坤生万物；其六，人类为万物之最灵者，由人类而生万事；其七，圣人以其中正仁义的德性而合于天道并为人类的楷模。这种由本体的玄思以及宇宙生成的把握而最终落实到道德的形上学的进路，正是太极本体—宇宙论的伟大而精深的内涵，突出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以德性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特点。至囊括了阴阳、四象、八卦并充贯着德性内涵的太极本体—宇宙观的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便臻于成熟，从而成为人类哲学史上一个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的伟大系统。

应该说明的是，太极并非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本体范畴。事实上，具有本体意涵的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子思的“诚”、稷下道